



Mani Shankar Mukherji

请勿打扰

Chowringhee

[印度] 马尼·山卡尔·穆克吉 著 邹海仑 译

南海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请勿打扰 / (印) 马尼·山卡尔·穆克吉著 ; 邹海仑译.

— 海口 : 南海出版公司, 2014.1

ISBN 978-7-5442-6861-5

I. ①请… II. ①马… ②邹… III. ①长篇小说—印

度—现代 IV. ①I35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46020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30-2013-239

CHOWRINGHEE by SANKAR, TRANSLATED FROM THE BENGALI BY
ARUNAVA SINHA

Copyright: © 1962, 2007 BY MANI SHANKAR MUKHERJI, 2007

TRANSLATION BY DEY'S PUBLISHING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ATLANTIC BOOKS, AN IMPRINT OF GROVE
ATLANTIC LTD.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3 THINKINGDOM MEDIA GROUP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请勿打扰

〔印度〕马尼·山卡尔·穆克吉 著

邹海仑 译

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 51 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发 行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

电话 (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刘灿灿

特邀编辑 李佳婕 毛文婧

装帧设计 张志全

内文制作 周文彬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 毫米 × 1270 毫米 1/32

印 张 11

字 数 266 千

版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6861-5

定 价 39.50 元

版权所有, 未经书面许可, 不得转载、复制、翻印, 违者必究。

Mani Shankar Mukherji

请勿打扰

Chowringhee

[印度] 马尼·山卡尔·穆克吉 著 邹海仑 译

南海出版公司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
www.readinglife.com
出品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他们把它叫作滨海大道，而我们叫它乔林基。寇松公园就在乔林基，白天的劳作使我精疲力竭，连一步也不想走了，这时我在寇松公园停下来休息。孟加拉人把无穷无尽的咒骂堆在寇松爵士^①的头上——就好像我们的不幸历史就是在那个坏主意从他脑子里冒出来那天开始的。他存心要把我们这块绿色的肥沃国土一分为二。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而此刻，在二十世纪五月的一个阳光强烈的下午，我站在加尔各答市中心，却在向这位英国的爵士致敬，他因为历史而饱受中伤。但愿他的灵魂安息。我也向最尊贵的哈利拉姆·戈恩卡爵士——这位苏格兰勋位骑士——致敬，他脚下的墓碑上写有这样的文字：“生于一八六三年六月三日，逝于一九三五年二月二十八日。”

你可能记得，我是来自小地方卡顺迪亚的那个大眼睛少年。多年前，我坐着汽船“阿姆巴号”，穿过恒河，从拉姆克什托普尔石梯路^②那儿，目瞪口呆地看着高等法院。这个十几岁的少年不仅弄到了一份跟着英国律师一起出入法院的工作，而且也获得了像乔卡-达^③这样的老同事的好感。他沐浴在法官、律师和委托人赐予的爱的温暖之中，已经陶醉于扮演“先生”——律师文书——这个角色里，他因为目睹一个美好的新世

① 寇松爵士，即乔治·纳撒尼尔·寇松（1859—1925），英国政治家，曾任印度总督和印度副王。

② 拉姆克什托普尔石梯路，在加尔各答的恒河岸边。

③ 达，印度英语中加在姓氏后表示对年长或位尊男性的尊称，相当于先生、老爹。尊称女性则在姓氏后面加“迪”，表示女士、小姐之意。

界而惊讶不已。

在那之前，处身穷困和赤贫的荒漠中一直是我的命运，而我那英国雇主的仁慈和善心就好像一片绿洲沃土，帮助我忘掉过去，引导我相信这种好运会永远延续下去。然而，那位永远保持警惕的稽查员总是在这个世界上悄悄潜行着，寻找各种错误，我的错误也被他发现了。那个英国人死了。这个不幸的世界就像我们一样脆弱，最微小的风暴就足以毁掉生活的绿洲。“重新起步，继续前进！”是这位战无不胜的冷酷指挥官，向被击败的囚徒发出的命令。我很不情愿地，让我那饱受打击、伤痕累累的心灵爬上身体这辆疲惫不堪的大车，重新开始我的行程。

前进，前进！不要回首。

在我的后面和前面，只有道路。我疲倦不堪的灵魂，似乎已经发现在老邮局大街有一家没人知道的客栈。伴着黎明的第一抹晨光，重新上路的时刻到了。我在高等法院的那些职员伙伴们，都为我洒下惜别之泪。“这么年纪轻轻的就失去了工作！”乔卡-达感叹道。然而，我没有哭，没有一滴眼泪。那悲哀的闪电已经烧干了我的眼泪。

乔卡-达让我坐在他的身旁，款待我一杯茶。“我理解，”他说道，“我什么都理解，但是这个该死的肚子不理解。你最好吃点东西。”

那是在老邮局大街喝的最后一杯茶。当然，乔卡-达试图安慰我：“不要发愁，你会另找到一份工作的，就在这儿，在我们中间。哪个律师不想要一个像你一样的先生呢？只是你已经有了一个媳妇，再娶另一个……他们都已经有了先生。”

聊天时插嘴不是我的做派，但是那天我插嘴道：“我不会有工作的，乔卡-达。即使我找到工作，我也不会待在这一带了。”

乔卡-达，阿荣-达，哈鲁-达——他们都被我的悲哀压倒了。垂头丧气的乔卡-达说道：“我们是做不到了，但是如果说有人能做到，那就是你了。在你能出去闯的时候就出去闯吧——至少我们当中还有人设法要从这个可恨的迷宫里逃出去，知道这个，我们也就知足了。”

在和他们告别之后，我把背包连同午饭盒甩到肩膀上，出发了。那天，在西方的天空中，悲哀的太阳就在我眼前落山了。

但是然后呢……下一步该怎么办？我以前有这么想过吗？哪怕只是零星的念头：想到过生活竟然这么残酷，尘世竟然是一个让人这么难以以为生的地方，人们竟然这么无情？

一份工作。我需要一份工作，这样我才能活得像个人。但是那些工作在哪儿呢？

手持注册律师助手的文凭，我去拜访了一些认识的人。他们都很有同情心，甚至告诉我当他们听到这个突如其来的灾难时是多么悲痛，但当提到工作时，他们却变得脸色苍白。他们的处境很糟，公司的财务情况很不乐观。当然，如果有空缺的时候，他们会通知我。

我去了另一个办公室。那个公司的杜塔先生当年在陷入麻烦的时候曾经求助于我。正是应我的要求，我们事务所曾经接了他的案子。但是他现在拒绝见我——那个传达拿着一张字条回来。杜塔先生很忙，他在字条上涂写道，他很遗憾不能来见我，并且补充道，不然他会很愿意见到我的，但是今后几周他都太忙了，不能享受与我相伴的快乐。传达要求我写一张回条。我强咽下我的骄傲，照办了。无需说，杜塔先生再没有下文。

我寄出了成打的工作申请书。我给认识和不认识的人写信，甚至给一些我只知道邮箱号的单位，介绍我资历上的各种细节。它们没有别的作用，只是增加了邮局的收入。

我累得精疲力竭。我以往没有为风雨来临的日子储蓄，我几乎已经花光了所有钱。饥饿面对面地盯着我。哦，上帝呀，难道这就是命中注定给予加尔各答高等法院的最后一位英国大律师的最后一位先生的东西吗？

最终，我得到了一份工作——当一个小贩。或者，说得好听一点儿，做一份推销员的工作。我不得不从一个办公室串到另一个办公室，推销字纸篓。那个公司的名字——麦格皮尔与克拉克公司——回响着伯马·谢尔、加丁·汉德森或者安德鲁·朱尔的声音。但是那个当家的男人——M.G. 皮莱先生，是个来自马德拉斯^①的年轻小子，除了两条裤子和一条领带什么都没有，而且领带脏得要命。一个在查塔瓦拉胡同的肮脏房间兼作他的工厂、

^① 马德拉斯，印度东南部一城市，系印度第四大城市，是泰米尔纳德邦首府。现在叫金奈市。

办公室、样品陈列室、厨房和卧室。M.G. 皮莱已经变身成麦格皮尔。那么克拉克先生呢？除了麦格皮尔之外没有别的克拉克^①！

这些字纸篓要卖给五花八门的公司，每卖掉一个字纸篓我得到四个安那^②的提成。这听起来好像很不错！

但是就连这些我也卖不掉。我手里拿着字纸篓，在各式各样的办公室转来转去，窥视着那些先生们的桌子底下。他们好多人都怀疑地问道：“你在看什么？”

“看看您的字纸篓，先生。”我回答道。

如果看见那字纸篓已经很破了，我会多么得意呀。我会说：“您的字纸篓不成样子了，先生，你干吗不来个新的？瞧，多么出色的产品——包您用十年。”

有一天，一个办公室的头头扫了一眼他桌子底下的字纸篓，说道：“在我看来那个旧的还挺好的呢。它轻而易举就能用到明年。”

我悲哀地看着他，但是他看不懂我的想法。我想要尖叫：“也许这个字纸篓能够挺到明年，可是我怎么办呢？我会连明天都挺不下去的！”但是在这个约伯·查诺克^③的陌生城市里，你不能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所以我默默无言地离开了。

我甚至见过一些穿着西服、打着领带的西方化的孟加拉人。他们中的一个，一边优雅地敲着他那穿着皮鞋的脚，一边说道：“很好。年轻的孟加拉人要做买卖了，这真让人开心。”

“我可以卖给您一些吗，先生？”

他很快做出了回答：“来六个，不过别忘了我的回扣。”

卖掉六个字纸篓，这意味着一个半卢比的提成。为了紧抓住我手里的这桩买卖，我说道：“这是我从这六个字纸篓赚的钱，您认为拿多少合适就拿多少吧。”

他喷出口中的香烟，说道：“我能够轻而易举从别人那儿拿到百分之

① 这里作者是利用英语的多义性开了一个小玩笑。克拉克（Clerk）意为“职员”、“书记员”。

② 安那，旧时印度、巴基斯坦、缅甸的旧辅币单位，等于1卢比的1/16。

③ 约伯·查诺克（1630—1692），英属东印度公司的雇员和经理。传统上被人们视作是加尔各答城的创建者。

三十，但是因为你是一个孟加拉人，我将只拿百分之二十五。”接着他拿出了全部金额，交易完之后，他却为这样的事实感到难过，我们的民族连表面的诚实都没有。“你已经变得相当在行了，声称你从六个字纸婆只赚一个半卢比。你认为咱们是乳臭未干的毛头小伙么？”

我难堪得无言以对。我默默地离开了，再次对这个陌生的世界感到迷惑不解。

令人惊讶！我曾经在这个世界中发现了美，发现了可尊敬的人们，甚至相信在人的内心中能找到上帝，难道这不是同一个世界么？现在我感到自己好像一个傻瓜，甚至生活的打击也不曾赋予我智慧——难道我从来不愿意学习吗？这样下去不行。我必须变得更精明狡猾。而我做到了。我把一个字纸婆的价格从一个卢比提高到一又四分之一个卢比，并且毫不犹豫地放弃一个安那给任何砍价的买主。我常常保持着正直的表情说：“我在这上面一点儿钱都不挣，先生，这是一个竞争激烈的市场。我靠着赔本赚吆喝凑合活着。”

对于自己正在撒谎这个事实，我没有半点不安。我只知道我在这个自私自利的世界上是独自一人，在这里，我唯有机灵和狡猾才有出路。我知道在生活的快乐节日里，任何时候我都不会成为一个尊贵的客人。所以我只能不请自来，无票入场。就在那时，我拜访了这个在达尔豪希广场的办公室。

那时正是五月，大街上的沥青似乎也要融化了。下午的大街就好像在午夜一样寂静无人，在烈日下闪闪发光。只有很少几个和我一样不幸的人在活动。他们没办法停下来——他们不得不坚持活动，指望着在什么地方能撞大运。

我的短衣短裤浸透了汗水，好像我刚刚在拉尔迪吉清真寺洗了个澡一样，而且我口干舌燥。在路边上甚至有一些给马饮水的装置，但是没有给我们喝水的地方。哦，好啊，禁止虐待动物协会对于禁止虐待失业者的行为没有责任，所以根本不能责怪他们。

我发现了一栋大楼，便走了进去。楼里有一部电梯。我迈步走进去，一边喘息着。那个开电梯的人刚一关上电梯门，就注意到了我手里的两个字纸婆。在我的脸上看了一眼，这个老练的家伙就明白我是个什么人了。

他把电梯门打开，轻蔑地指着楼梯，并且告诉我：“这部电梯只为官员和职员服务。公司付钱给我可不是为像你这样的诺瓦布-巴哈杜尔^①服务的。”

的确，那儿怎么会有为我们这样的小贩准备的电梯呢？那儿有为我们准备的螺旋形楼梯。就这样我爬上楼去，没有任何抱怨——甚至没有抱怨命运。这个世界就是这么运作的。并不是每个人都有电梯坐的。

这天是个倒霉的日子。我一件东西也没卖掉，但是已经花掉了三个安那：一个花在电车费上，第二个安那花在一盘阿鲁卡布里^②上，然后，我再也抵抗不住诱惑，怀着极度的不安，把另一个安那花在了富赤卡^③上面。我知道我犯了可悲的错误，由于片刻的软弱而浪费了一个安那。

走进了那个办公室，我窥视着桌子底下，发现他们每一个人下面都有一个字纸篓。一位坐在靠门的桌子前面的中年女士，用不耐烦的语气问道：“怎么回事？”

“字纸篓，”我用英语说道，“很好，夫人，很结实，非常，非常经久耐用。”

但是这段推销的话不起作用。她挥手让我走开，我迈着疲倦的双腿走出那个房间。

在楼道入口处的一条板凳上，坐着一个长着一把大胡子、裹着巨大包头巾的看门人，他正在嚼着烟草。他穿着一件白色制服，那个公司的名字在他的胸牌上闪闪发亮。

他叫住我，问我卖掉一个字纸篓我能挣多少钱。

我意识到他很感兴趣。“四个安娜。”我回答说。

他问一个字纸篓值多少钱。我再也不是一个傻瓜了。我连眼皮都不眨就回答道：“一又四分之一卢比。”

在他仔细查看字纸篓的时候，我找到了机会，说道：“很好的东西呀，你买上一个，十年都放心。”

他手里拿着一个字纸篓，走进了办公室。那位女士抬眼看看他说：“我说过我们什么都不要。”但是那个门房并没有回答她。“戈什先生没有字纸篓，”他告诉她，“而且麦卓先生的也坏了，还有经理的字纸篓也要散

① 诺瓦布-巴哈杜尔，是一种属于印度历史上的一些著名王公贵族的封号。此处为讽刺之意。

② 阿鲁卡布里，一种在孟加拉很常见的小吃，用土豆泥和黑鹰嘴豆做成。

③ 富赤卡，一种印度常见的油炸面团小吃，蘸着调料吃。

架了。我们需要储备一些。”

最后，那位女士变得宽厚了。我一下得到了六个字纸篓的订货。

我简直是飞回了查塔瓦拉胡同。我把六个字纸篓绑在一起，然后回到那个办公室。那个门房在朝我微笑。

派人把那些字纸篓送到储藏室以后，那位女士说道：“今天不能付钱给你。我得去开支票。”

在我出去的路上，那个门房拉住我，问道：“拿到钱了吗？”

他可能认为我打算不给他应得的回扣就离开。“今天没给。”我说道。

“为什么？”他又站了起来，径直走向那位女士的办公桌。他的话显示出多年的经验。“他是一个穷人，夫人，不得不走很多办公室。”

片刻之后，我被召过去。“你的钱被付清了。”他洋洋得意地告诉我，一边把一份收据推过来，问我是否会签字——如果不会，按一个大拇指印也可以。

当他看见我的签字之后，大笑起来：“我的上帝呀，你还真用英文签字呢！”

钱拿在手里，我走出来。我认识足够多这样的门房——我现在要和他们分回扣，但是这次我已经把它算在成本里面了。

当他看着我的时候，我已经有准备了，拿出了一个半卢比。“这是我的提成，无论您想要什么……”

我没有预料到他的反应。他显然脸色苍白，好像所有的血色都从他的脸上被抽走了。我还记得他那高大而笔直的身体摇晃着，那种亲切和蔼的表情从脸上一扫而空。我以为他不满意所得的份额。我正打算补充说：“我发誓我在这六个字纸篓上挣的钱不超过一个半卢比。”但是我错了，我完全误解了他。

我还没有来得及做出反应，他就咆哮道：“你怎么敢这样？我为你伤心……你竟然认为我让他们买你的字纸篓我就能在这上面赚点什么！真是头公羊^①呀公羊！”

那天，我再也忍不住我的眼泪。并不是所有人都没救了。毕竟，这

① 这里引用的是印度寓言《公羊与狮子》，比喻自曝弱点的人。

个世界上的善良并没有泯灭，许多像他这样的人依然存在。

他让我坐下来喝杯茶。当我们啜饮着茶水时，他把一只手放在我的肩膀上，说道：“不要失去信心，孩子。你听说过哈利拉姆·戈恩卡先生吗？他的铜像就立在州长府邸前面。他也曾经为生存而斗争。我能够在你的眼睛里看见同样的火星。总有一天你会像他一样伟大。”

我看着他，忍不住眼泪滚滚而下。

在我离开之前，他说：“记住那个永远在上看着我们的人——保持诚实，永远让他高兴，不欺骗他。”

对那天的记忆甚至到现在都在主宰着我。在这漫长的生活道路上，我已经看到了很多的财富和无穷无尽壮丽辉煌的场面。名声，地位，影响，幸福，财产，富裕——这些都已经不再是我所无法企及的东西。我甚至已经和那些被社会所向往的人有了亲密交往，和那些创造历史的人，和那些通过教育、科学、艺术和文学争取更完美人性的人有了亲密交往。但是在克莱夫大厦那没人知道的办公室里，那个默默无闻的门房，依然是我的苍穹中的一颗指路的明星，是我记忆中不可磨灭的一部分。

在向 he 道别的时候，我突然想到，虽然他信任我，而我却比骗子和小偷强不了多少。我已经给每个字纸篓的价格额外加了四个安那。我辜负了他的信任。从达尔豪希广场，我直接走回在乔林基的寇松公园。无论是那些急于要一个办公室安身立命的人，还是那些迫切需要一个栖身之所的人，人人都在寇松公园停留片刻，休息一下。时间在那里似乎停顿了——没有熙熙攘攘，没有四处奔忙，没有忧心焦虑，只有一种宁静感。在那嫩绿的草地上，很多流浪者平静地在树荫下睡觉，这时有一对乌鸦默默地落在哈利拉姆·戈恩卡爵士的肩膀上。

我默默感谢所有那些做出慷慨捐赠使得寇松公园成为可能的人们，包括寇松爵士。而哈利拉姆·戈恩卡爵士呢？他似乎并不高兴和我相处，他把脸转向别处。当我坐在他的脚下，我的嘴唇在颤抖。我双手合十，充满尊敬地说道：“哈利拉姆爵士，原谅我吧，我是无辜的。那个愚蠢的门房在我身上看见您的影子，但是相信我吧，我绝无冒犯您的打算。”

我不知道在那里坐了多久。突然间，我意识到自己像一个偷懒的小职员，就连太阳也看了看钟表，合上了他的文件，回家了。我是坐在那

里的唯一一个人。

我还能干什么呢？我无处可去。

“你好，先生！”一个声音把我从沉思中惊醒。

一个穿着长裤、夹克，手里拿着公文包的男人，站在我的面前。那个公文包我不可能认错——那是拜伦。如果说他的突然出现使我吃了一惊，那么他看见我在这个公园中打盹也同样感到惊讶。毕竟，他过去总是在老邮局大街看见我。“先生！”他大声说道。

我还没有忘记我们的第一次见面。当时，我一直坐在我的小房间里埋头打字，然后，一个手里拿着公文包的男人走了进来。他的皮肤是红褐色的，但是颇有光泽——就好像一双皮鞋在达玛塔拉被擦皮鞋的孩子做了四个安那的打理之后的样子。

“早晨好。”他说道，并且未经我的允许便很快坐下来，就好像我们是一对老朋友。他干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从衣兜里掏出一盒香烟，很高级的那种，即使在那些困难的日子，也要卖到七个派士^①一盒。

“抽一根吧。”他说道。

当我拒绝以后，他大笑起来：“不喜欢这个精装的，嗯？真有信仰，一次也不能抛开你喜欢的。”

最初，我以为他是个烟草公司的推销员，但是正当我打算告诉他给一个禁欲主义者这种享受毫无用处的时候，他又说话了：“有案子吗？”

案子？我们才是接受案子的人。还没等我来得及回答，他又说道：“我能够进行任何调查，无论是家庭的还是个人的。”停顿了一小会儿，他又补充道：“任何案子，无论多么复杂、神秘，都能办得像青天白日那么清楚，像清水那么透明。”

我摇了摇头：“恐怕我们现在什么事情也没有。”

他戴上礼帽，站起来。“那好吧，那好吧。但是谁也不知道会在什么时候或什么地方需要我。如果你不需要，也许你认识的人会需要的。”

他递给我一张名片。上面写着：布·拜伦，您需要的朋友。电话：

^① 派士，印度货币的最小单位，一百派士等于一卢比。

并没有数字。在“电话”这个词下面只有一块空白。“我还没有电话呢，”他说道，“但是将来我一定会有的，所以我为号码留下空间。我会有的。最终，我一切都会有的。不只是一部电话，还会有一辆小汽车、一栋房子和一个大办公室。你想不到一个私人侦探能干什么，只要他用心去干，他能够比一个首席大法官挣得还要多。”

私人侦探！我以往只在书报上读到过他们的情况。自从我开始阅读印刷文字以来，我曾经贪婪地读过上千个侦探故事。我是否曾经以同样的真诚和热爱对待贾达布·查克拉伯蒂、K.P. 波斯和内斯菲尔德的教科书，就像我对待拜昂凯什、贾扬塔·马尼克、苏布拉塔·吉利蒂、布莱克·史密斯^①和其他著名侦探一样？我想应该不大可能。但是这些侦探只是存在于我的想象之中。我从来没有想到他们会在现实中出现，在这个凡人的世界中散步——而且是在加尔各答这个城市里。

我怀着极大的敬畏要求拜伦坐下，并且问他是否喜欢喝茶。他很高兴地答应了，并且很快喝完了他那杯茶。当他站起来离开的时候，他说道：“不要忘了我。”

我感到相当沮丧。毫无疑问，侦探们不必挨门挨户地找案子！就我所知，情况根本不是这样的：真正的侦探们总是在加尔各答南部的住所里，面对着吐司面包、煎蛋饼外加一杯茶，和他的助手聊着天，这时候电话铃声突然响起。带着一点儿气恼，他从沙发上站起身，去接电话。一个声音，也许是某个遇害的大人阁下的女儿或者寡妇，恳求他：“您一定要接手希波加赫^②谋杀案。您不用担心费用，无论您需要多少我们都会付给您。”

或者，在一个阴雨绵绵的六月的黄昏，当一场豪雨降临在加尔各答，电车和公共汽车都停止运营，也没法外出的时候，一个陌生人穿着滴水的黑色雨衣，冲进了这位侦探的会客接待室。他一边把厚厚一叠现金放在桌上，一边开始叙述他的神秘过去，他那令人畏惧的故事。而那位侦探，则平静地吸了一口缅甸香烟然后吐出一大团烟雾，接着说道：“你早就应该去见警察。”这时候，那个陌生人跳起身来，紧抓住这个侦探的手并且

① 以上四个人名都是小说中的侦探角色。

② 印度北部的一个地名。

求他：“求您，不要让我绝望。”

而看看这个拜伦。他却自己出来，像猎狗一样找案子！

因为经常有很多不寻常的人出入老邮局大街的那些法律事务办公室，我曾认为我能够帮助他——因为我的要求而接手一个案子，拜伦能够解决疑团，于是变得天下闻名。“保持联系吧。”我曾对他说过。

拜伦确实面貌焕然一新地再次出现在法院的侧室里。这次，他带着一些人寿保险的文件。我最初很担心，因为我尽管到这里的时间很短，但已经至少和二十多个代理人探过口风了。我用眼角打量着那些文件，开始想一个解决的办法。他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因为他坐了下来，并且说道：“别发愁，我可没打算卖给你一份保单。”

我窘得面红耳赤。他不容我回答便说道：“当侦探的必须是能随机应变的变色龙。我的伪装之一就是装成一个卖保险的。”

我给他叫了一杯茶，他喝完就走了。

我感到对他相当抱歉——我真的喜欢对人有用。要是愿望都能实现……但是我不能为他弄成一点事情。我告诉乔卡-达：“如果您有件事情要调查，为什么不把它交给拜伦呢？”

乔卡-达说道：“你看来还是没有多少长进，小子。你干吗要帮助那个英国佬呢？小心为上。有多少年轻人都因为受了这种艾略特^①道路的影响而毁了。”

我没有听他的劝告。我对拜伦说道：“我感到挺难受的。你不嫌麻烦来找我，可我什么差事也没给你找到。”

他是个乐天派，这时他微微笑着说：“你永远没法知道谁能帮上谁——至少，在我们工作的这行里是这样。”

正是基于这种简短的相识，拜伦在寇松公园里盯着我疲倦懒散的样子，问道：“先生，出了什么事儿？”

我依然看着哈利拉姆爵士的塑像，没有回答。但是，他并没有放弃。他握住我的双手，可能猜到出了什么问题，他喃喃说道：“这很不妙，很不妙。”

^① 即托马斯·艾略特（1888—1965），英国二十世纪影响最大的诗人。

“你是什么意思？”

“要成为一个战士。每一个人都要在这个不友好的世界里战斗求存，至死方休。”

最后，我仔细地观察他。他的命运看来变得强多了。他身穿一件干干净净的衬衣，脚蹬一双擦得锃光瓦亮的皮鞋。他继续进行着一场关于生命价值的说教。也许他以为我正打算自杀。

现在，这种不请自来的忠告是我根本无法接受的。我毫不客气地回敬道：“我知道，拜伦先生，在那些树枝之上耸立着那位心如铁石的苏格兰骑士、哈利拉姆·戈恩卡爵士，很多苦恼的灵魂已经得到了永恒的平静。你肯定已经在很多文章中看到了这一点。但是不用担心，我不会去做那样的事情。”

他根本没有注意到我的冷静回答，而是继续说道：“高兴起来吧，不然的话，情况会更坏。我们会更惨的。”

一个小贩为了卖茶走过来。拜伦打断我的反驳，要了两杯茶，然后一边掏出他的日记本一边说道：“这一杯是还你的人情。四十二天以前的事儿。”

他一边啜饮着茶水一边问道：“你有干净的衬衫么？”

“在家呢。”我回答道。

他高兴地跳起身来。“那就没什么可担心的了。这完全是上帝的意志——不然今天我怎么会遇上你呢？”

我一点也不明白他在谈论什么。“你会，”他说道，“完全来得及。你想得到么？我刚刚让那个女人离开了沙贾汗酒店？”他停下谈话看了看手表，“这要花多少时间——你赶回家去，穿上你的衣裳再赶回这儿？”

“我要上哪儿去？”

“完全来得及。立刻动身，只要在一个小时之内回到这儿，在哈利拉姆·戈恩卡爵士的塑像底下。以后再问各种问题，现在赶快行动。快！”

直到现在，我还奇怪那天我是怎么从乔尔基赶回乔杜里·巴甘的。在匆忙之中，我在公共汽车上踩着了几个人的脚尖。一些乘客向我抗议，但是我没有察觉——即使被人踢打几下，我也不准备计较。

等我刮了胡子，穿上我唯一的一件西服回到寇松公园时，时间正是